

贸易政策 至今仍完好？

伯纳德·霍克曼

2008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期间国际贸易骤减，创有史以来最大的下降幅度，其降幅甚至大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但是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的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及其衰退余波期间，那些以损害邻国利益为代价保护本国产业的国家并没有广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取而代之的是实施货币和财政刺激计划（包括为特定行业提供支持，例如汽车制造业），帮助需求复苏并使全球贸易迅速反弹（见图1）。国际贸易降幅之大和恢复速度之快主要是由于在过去数十年中由稳步自由化进程所支持的国际供应链的发展，因其将众多国家的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加之主要新兴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中国），使贸易得到了复苏。

但是，尽管2008年至2011年期间总体的保护水平并没有大幅提高，但是仍然实施了很多歧视外国供应商的政策，并且有证据表明保护主义压力正在不断加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商品出口国的实际汇率升值以及出于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扩张影响的担忧。

积极使用贸易政策

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新兴市场，对贸易政策的使用最为活跃。根据世贸组织（WTO）发布的监测报告，从2008年年末经济危机爆发开始到2011年第四季度结束，共实施了1243项贸易措施。其中3/4的措施是对贸易实施限制，另外1/4的措施降低了进口保护水平。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拥有许多收集贸易措施信息的智库和机

虽然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世界各国并没有广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近期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却有所抬头



构，该组织所了解到的可能影响贸易的措施数量更多：据该组织报告，在2008年1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共实施了1593项措施，其中1187项措施对外国供应商存在歧视，另外406项为自由化政策。由于2008年之前并未对政策进行全面监控，因此无法确定这些政策到底使贸易政策行动主义在整体上有何幅度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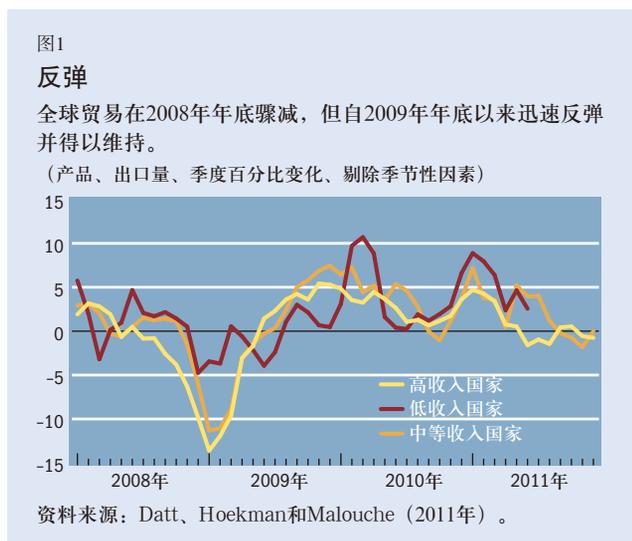
新保护主义措施数量的最高峰和最低谷分别出现在2009年第一季度和2010年第三季度。但是，近期GTA的数据显示保护主义措施再度抬头，仅2011年第三季度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就达到了2009年最严重时期的水平（Evenett, 2011年）。

自2008年以来，大多数的贸易政策来自于20国集团（G20），其中大多数措施并不涉及关税。关税或临时性贸易壁垒的使用在总体上并未大幅增加，例如以扶持被进口竞争挫伤的本土公司为目的的反倾销政策（Bown, 2011年）。此类措施仅对全球约2%的贸易造成了影响（Kee、Neagu和Nicita, 2010年；WTO, 2011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税逐步自由化的趋势并未受到影响（见图2）。

虽然总体上关税措施出现的频率不高，但是很多国家均采用了诸如限制性进口许可和当地成分要求等影响更大的非关税措施。海恩（Henn）和麦克唐纳（McDonald）（2011年）发现受到限制性措施影响的合作伙伴间的贸易流量比未受保护主义措施影响的同一产品的贸易流量低5%—8%。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实施了有助于增加进口产品需求的自由化贸易政策以及总体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

应对方式的变化

不同的国家可被分为两大类：贸易政策行动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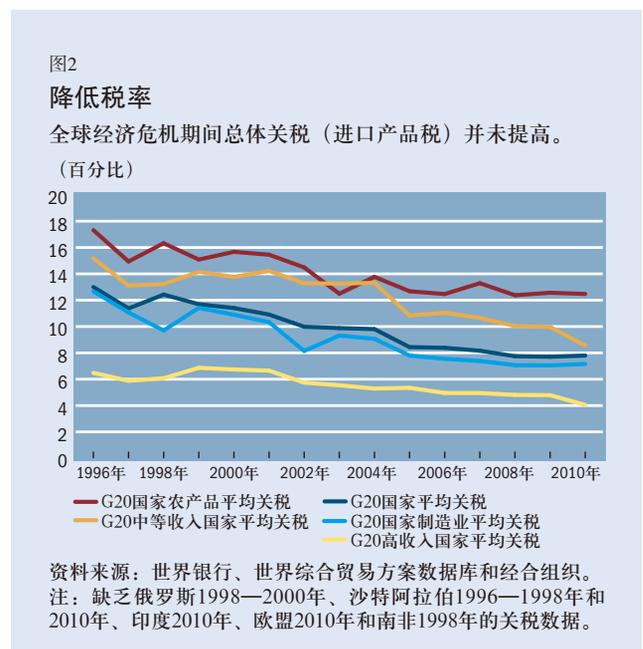


国家以及限制使用贸易政策的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国家在内的积极使用者通常会采取贸易限制性措施和贸易自由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这一现象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总体上边境保护的净增长幅度不大并且对全球贸易的总体影响甚小。欧盟国家和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更依赖于向国内产业提供财政支持，而非使用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由于此类支持面向国内公司，因此会产生保护主义影响。但是这种举措对国际竞争的影响程度尚不明朗。当前这种支持措施的覆盖范围远不如全球经济危机初期。

制成品的生产过程越来越全球化，产品通常会经过价值链上的多个国家加工并产生附加值。各国的工厂擅长于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特定工艺。这一总体流程通常被称为垂直专业化，意思是一个出口产品价格的大部分很有可能反映了该产品进口输入成本的价值。就全球而言，进口成分估计约占出口产品的30%（Daudin、Riffart和Schweisguth, 2011年）。

伽万德（Gawande）、霍克曼（Hoekman）和崔（Cui）（2011年）说明了垂直专业化的强度是2009年关税保持稳定或下降的一个原因：

- 更高的关税相当于对价值链下游加工部件征收的税金，因此进口国政府有着维持低关税的动机。
- 贸易伙伴希望生产输入原料的国家保持低廉的贸易成本，如低关税或零关税。这对价值链下游的出口国家和通过更高的总体出口生产输入原料的国家有利（出售成品）。
- 诸如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和土耳其（欧盟关税同盟国）等深度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或中国等其关税受WTO约束的国家在运用关税措施方面



受到的束缚大于其他国家。

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表示政府不存在扶持国内公司和产业的压力。其真正的含义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使用关税等传统贸易政策的动机有所不同。世界上某些地区（欧洲、北美和东亚大多数国家）联系极为紧密且拥有很高的一体化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政策在扶持国内行业方面效果有限，即便面对巨大的外部

廷也为很多进口产品引入了参考价格，现在也对某些产品的进口批准提出了抵消出口的要求。印度尼西亚也为家用电器、纺织品、鞋类和某些食品产品引入了非自动许可要求，其中一些产品只能通过指定海港进口。

近期的趋势令人担忧。保护主义措施将注意力从导致行业难以竞争的根本性本地成本因素上转移开来，

制成品的生产过程越来越全球化，产品通常会经过多个国家加工并产生附加值。

需求冲击时也是如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盟和美国普遍采用财政支持措施。但是其他地区（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一体化程度远远落后，因此其政府可能会支持采用贸易政策工具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国外竞争的影响。

贸易前景阴云笼罩

贸易政策的未来发展笼罩着两片阴云。第一片阴云是巴西等国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保护制造业的措施，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体化程度较低，同时其实际汇率业已升值。第二片阴云是限制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的措施愈发盛行——这些措施损害了贸易伙伴的利益。在这两种情形下，政府通常会使用诸如补贴、进口和出口禁令、歧视性公共采购政策以及加强的许可或产品检验要求等通常透明度低于关税并能造成更大影响的非关税措施。

WTO 和 GTA 的数据显示，自 2008 年以来实施的全部非关税措施中，约略低于一半的措施为量化措施。其中约 1/3 的措施是针对出口的（WTO，2011 年）。此类措施的目的通常是为了降低国内价格使家庭（在食品产品消费方面）和加工该原料的国内产业收益。例如，中国对某些矿产和原材料的出口实施了限制。

2011 年，“购买国货”措施（包括当地成分和国内优先激励手段）的数量大幅上升，尤其是在 G20 成员国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例如，俄罗斯对食品和汽车实施了进口配额和当地成分要求。巴西提高了南方共同市场（巴西与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共同市场）生产的当地成分低于 65% 的汽车的税率。巴西近期也与墨西哥就一项贸易协定进行了重新谈判，将对允许向巴西出口的汽车价值实施为期三年的配额，并表示会提高部分产品的关税。阿根廷也增加了非自动进口许可批准的使用，在这种流程下可以自由决定进口许可的批准（WTO 规则要求在 60 天内作出决定）。阿根

同时对垂直专业化形成阻碍而非支持，而垂直专业化在东亚、东欧和墨西哥已被证明是增长的一个驱动因素。虽然导致一系列新兴市场出现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其他国家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提高贸易保护水平不仅将伤害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也将同时伤害其贸易伙伴，在这个全球经济需要创造和维持较高增长的时期，将在总体上使增长前景受到影响。■

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是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部主任。

本文基于 Mohini Datt、Bernard Hoekman 和 Mariem Malouche 合著的“2008 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盘点”一文，该文章刊登于世界银行《经济前提》2011 年 12 月号。

参考文献：

- Bown, Chad, ed., 2011,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Import Protection: The Role of Temporary Trade Barriers* (Washington: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and World Bank). See also www.voxeu.org/index.php?q=node/6914
- Daudin, Guillaume, Christine Riffart, and Danielle Schweisguth, 2011, “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4, No. 4, pp. 1403–37.
- Evenett, Simon, 2011, *Resolve Falters as Global Prospects Weaken: The 9th GTA Report* (London: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 Gawande, Kishore, Bernard Hoekman, and Yue Cui, 2011, “Determinants of Trade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862* (Washington: World Bank).
- Henn, Christian, and Brad McDonald, 2011, “Protectionist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Damage Observed in Product-Level Trade,” *IMF Working Paper 11/139*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Kee, Hiau Looi, Cristina Neagu, and Alessandro Nicita, 2010, “Is protectionism on the Rise? Assessing National Trade Policies during the Crisis of 2008,”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274* (Washington: World Bank).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11, *Report on G-20 Trade Measures* (Geneva).